

透露内幕新聞
報導正確消息

6

日七月八年七十三

沒有戰爭的戰爭
和議的來龍去脈
西子湖濱軍警衝突事件
立法院的反對派
劉建緒捨不得福建
抗日名將吳履遜被捕案
從祝紹周到董釗
胡宗南這張王牌靈不靈

曾烈家 劉易 王生甫 王昆 公孫鵬 何范 莫林 黃宗津

(版出六期星逢每)

羣言雜誌社發行

羣言

沒有戰事的戰爭

曾烈家

保并解圍徐濟行見惡鬥

大江迤南情況將及分曉

一 實戰與演習

緊接前週駭浪驚風的全國軍事情況空前告警之後，上一週間表現在南北各戰區的都是「各戰場無大接觸」(上海大公報三十一日)國防部政工局的發言人說這是「半年以來未有之平靜」，并從而推究其原因說是由於「各戰場匪均在整補休息」的緣故(見國防部政工局廿九日發表一週戰局)。由於手頭資料的限制，記者還不能在這一時之閒寬齊足够情報來對雙方動態作何臆測，不過即就這一週間眼前幾份報章寥寥幾條戰訊來看，正當「草木皆兵杯弓和影，北方大局面臨決定」，這以後，我們覺得政工局發言人的推斷那前半段是頗對的，至於後半段的所謂「休息」云云，是否是「休息」？是誰在「休息」？尙有待於未來事實的證明。

前週戰況之緊，緊在太原之圍和平保之戰，太原之圍，戰爭幅徑最近的所在，直到緊逼城牆半餘華里的射店，馬練營，鳴李，鳴謙一線的村鎮(見廿五日中央社太原電)。攻勢的方面，官方發表除了原來的新四，新八，十三，十五等四個縱隊及二，五，九，新四，新七等五個獨立旅外，陸續投入的尙有第三縱隊和太行，太岳，綏蒙等獨立旅及正太榆次等八個獨立團，始終在十萬人以上(均見一週戰局)。而一般的估計總兵力猶在「三十萬人以上」(見廿一日益世報)，而平保之戰，其發展幾使北起涿州南迄保定的漫長二百華里鐵路悉遭囊括。香河之失，濶榮臻可以西出通縣，旁拊北平，迫使傅作義大軍不敢放肆南下馳援，長辛店的砲聲，雖僅不過把午夜沉睡中的北平市民驚醒，捫思三問；而漕河兩岸的衝刺，火光燭天，却更把南居省垣的保定人民照耀得滿眼通紅，一刀直戮心尖，楚溪春將軍肯定地認為這是「企圖攻保定」。可是時間雖祇七天，從太原不入，保定未下，居然竟是山西鬆動，河北馳平了，

這真所謂「兵者詭也」。

據中央社二十六日發表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致電山西旅京同鄉會大意說：「太原防務業已部署就緒」，并表示「決與太原共存亡，絕對對得起同鄉與地方」。也就在這同一天的電訊里傳來國軍開始反擊的消息，東南方黃地坡的戰果是第十五縱隊，向南潰退，遺屍百餘具(見廿九日新聞報南京電)。西南方白家莊煤礦廠方面是克復礦廠附近各碉堡和白家莊尙岳附近各據點，「計斃傷匪二千餘人」(見廿七日中央社太原電)不過，嗣後從太原，北平，西安，南京等地的電訊雖也曾不斷傳來國軍挺進汾河兩岸的捷報，如廿七日克范家堡，西吳，廿八日克沙溝，大井峪(廿八日中央社電)，南留(廿九日中央社電)可是除了空軍大批隊羣的轟炸以外，我們幾乎查不到這陸上戰鬥的任何戰果。而即以空軍的轟炸來說，除了一次「二十八日午後榆次城南，郭村，西郝，王村一帶

發現匪四千餘名，我機當予俯衝轟炸，斃匪一千餘名」(廿九日中央社太原電)以外，我們所能獲到的也祇是和平日報上那些自承「未獲證實」的戰果。同樣地情勢也表現在平保戰場上，傅作義將軍在卅日保定記者招待會上明言：「保垣治安，可絕保無虞」，同時并說明「平保線的戰爭已進入追剿階段」(均見卅日中央社保定電)誠然，保垣近郊是較趨穩定了，可是這穩定的獲致，顯然是由於原在保定北方的對手，「於廿四日夜渡漕河向西北方退却」，和原在保定以東的第七縱隊主力，廿四日夜起「自一溜五橋一帶向高陽方面潰退」(以上同見廿五日中央社保定電)的原故，可是失去了的大據點，始終未見正式收復，南下大軍迄乎廿九日依然未進徐水(見當日中央社保定電)特城，定興，雖曾一度收復，但「平保線至今仍通涿縣」(見廿七日大公報)鐵路沿線的對手依然自徐水固城順路直通易縣房山地區活躍不已；在這樣的時候保定城內既未見飛來大軍，斬關出擊，保定城外也未見追奔逐北，殺敵致果，漕河南岸的北撤還可以解釋為迎擊傅作義的南下援軍，而保定東郊第七縱隊的避戰高陽，卻委實教人不解。太原之危，危在守城軍力的薄弱，

趙承毅和他的部將被俘後，固守太原的閻氏嫡系便只有一個師，一個旅，和相當於一個團的總隊。孤守太原進北的忻縣守軍第三十九師，雖會奉命集中兵力，併保太原，可是在突圍途中，主力被阻於豆羅，「至廿二日深夜，該師電訊中斷」（見廿四日申報）同樣由於機場的破壞，特以爲最可靠的空援如胡宗南部的裴昌會兵團便是先頭部隊一個師，「在最後着落時，曾因機場砲戰略有損失」（見廿三日申報）保定之急，急在轟築臻的輪盤大賭，處處妥和傅作義做足輸贏。你固守保定城垣，我截斷平保鐵路，你北平飛騎南下馳援，我香河偷襲西進牽制。你這里剛剛收復下一個香河，我那里統統騷動了整個冀東，然而此時，此地，中央社的電訊卻偏說：「太原城垣所受威脅已告解除」（卅日中央社太原電），和「保定安謐無戰事」（廿八日中央社保定電）。我們姑不論這威脅已告解除的太原和安謐無戰事的保定，所有的對手最遠的也不過三十華里，最足耐入尋味的還有合衆社記者給我們帶來的一個消息：「政府軍事發言人廿六日對合衆社稱：中國共產黨已將其政治及軍事神經中樞移至山西境內之五台山，以代替先後作爲其黨總部十二年之延安」（

廿六日南京電），我們且不管這消息的正確性如何，不過此時此地的五台山更強化了力量總是事實。過去是隔河相望的，而今是居高臨下了，而太原呢？非不自知臥榻之旁有人酣睡；而更妙的是自己還一再強調自己的安全的優越感，甯非咄咄怪事？

這里記者愿意和讀者諸君說明一件故事，那還是遠在民國廿五年雙十二西安事變之前的一年又六個月之前，如今正在台灣新竹養晦的張學良將軍還是以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的身份駐節西安代行總司令（當時即爲今蔣總統）職務，嫡系的東北騎兵軍軍長王以哲將軍的小汽車早已穿過了當時中共的首腦部瓦塞堡。而南京方面的官報卻仍不斷的從中央社電訊里得到陝北大捷的消息。據說，那時的情形是這樣的：南京指揮部的進軍命令傳遞到西安，西安軍部的作戰計劃也就跟着傳遞到瓦塞堡，於是敵進我退，敵退我追，如此這番，中央社的電訊拍到了南京，一顆顆的鉛字印上了報紙，便成了官報上面的捷訊。人們無以名之，名之爲「實戰演習」似頗相近。

二 退軍與和平

現在，我們來看華中。

假如說，中央社從太原，保定帶給我們定心，那麼，來自華中的消息，應該更教人快慰興奮，你看：

（路透社南京二十五日電）半官方面息，國軍快速部隊於擊破匪軍之堅強抵抗後，已於今日收復洛陽。

（合衆社南京二十五日電）親政府之電訊二十五日傳稱，國軍發動突擊，頃已克復河南重鎮洛陽。——只是，這電訊的後面還拖了個尾巴：

「此訊尙未經官方之證實」。

再看：

（和平報漢口二十五日專電）自荆門北上強大兵團今日一舉攻克自忠（即宜城），鄂北重鎮襄陽，指日可下。

（新聞報西安二十八日電）鄂北國軍楊廣才兵團，沿漢水北攻襄陽，傳於二十七日攻入城內，正掃蕩頑匪。可惜大公報漢口專電卻這樣說：

「國軍爲進行另一新部署，還沒有進城」。

洛陽是中原重鎮，襄陽是鄂北鎖鑰，軍事上的重要性，我們已曾歷爲解說，今年三四月間的國民大會上，最高當局會有三個月內肅清黃河以南的公開聲明，開封易手之

頃，最高當局親飛西北指示機宜，也有過限期克復洛陽的手令；康兆民襄陽無有下落之後，當年別動隊諸將也會有過斬衰興師誓雪此恥的一幕，如今時序正是七尾八初，前距三四月間的「國人」，恰好正也勉符「三月」之數，電訊傳來收復洛陽襄陽的消息彷彿倒已若合符節，可是我們假如根據電訊稍一探究，箇中奧妙卻又教人諱莫如深。收復洛陽，原只是快速部隊之一說，查當初要不是對手再度攻陷的話，政府的部隊對這洛陽也會作過快速式的一度收復，何況此訊刻下尙未經官方證實這且姑不管它。祇是就襄陽之役來看，從新聞學說來，波轉起伏，去脈來龍是應該有發展性可尋的了，然而北路的陳賡未見退阻，中路的劉伯誠未見剪除，南路的吳世安未見驅逐，便突乎其然的來了個「攻入城內」的這一急着。於是有人反不得不從「劉伯承十二縱隊由樊城向東北逃竄，十縱隊竄唐河南之儀那鎮湖陽鎮」（新聞報西安二十八日電）配合着稍早「劉伯承第一縱隊的一股竄南陽東北的趙河，第二縱隊竄新城以西的曹店，第三縱隊一部又竄到陸旗鎮，陳賡的第四縱隊則竄南陽以南的慶店」（二十三日大公報）和「平漢線上匪部亦正向新鄭以西地區移動

立法院中的反對派



中國的巴力門——與英國的巴力門有

點異樣，它沒有反對黨（至少現在還沒有），却祇有反對派。因為反對黨，應該是國民黨外的非政府黨。青民兩黨在行政院中，也有部長或政委，所以就不是純粹的「非政府黨」了。

不過，立法院雖無黨外的反對黨。卻有黨內的反對派，那就是說，在國民黨內部，有一部分不滿現狀，企圖革新的立委，這些立委不是真有革新的素質，是另一問題，至少他們是以此號召的。

反對派的組織複雜，細細分析，頗為有趣：

青年團份子

國民黨內的青年團份子，自黨合併以來，就有對那些「黨老爺」們起而代之的雄心，在立法院內，開頭就發動倒陳（立夫）運動，

雖未成功，但也聲勢煥赫了。青年團立委中，大將甚多，如鄭彥棻、黃少谷、劉健羣、柳克述、楊玉清、黃宇人、倪文亞、曾擴情等皆是。

黃宇人現在儼然以反對派領袖自居，黃是著名的「大炮」，能言善辯。在重慶時，因為話說得太激烈，曾激怒過蔣委員長。他是貴州人，與何應欽是小同鄉，有人說他是何應欽的代言人，看他平日主張，或也有些相像。他雖然能言，其實說來，祇是煽動性的演說。對於羣衆心理是合胃口的，但內容并不多真才實學。實際上，就其演說之富於煽動性而論，他還不及劉健羣，劉總中帶辣，比較正派，也富內容，但劉比他不好出風頭，所以不多發言。鄭彥棻是青年團的主幹，他是當前國民黨的「紅人」，也是青年團中的「王牌」，但他是個小個子，貌不驚人，常常被誤認是個會場幹事。

青年團份子多尚年輕，較富朝氣，因為他們與軍方面的關係比較深，所以作風總有些硬梆梆，如果要在他們身上生找些「革新」的氣質，當不會是自由主義的或社會主義的，而是國家主義的氣質。當然，他們裏面，確有許多富新生力的細胞，然而也有許多政客。

李宗仁系

李宗仁原不成派，但自國民大會以後，助選團份子聲勢煥赫，無形成了一派，在立法院中，有黃紹雄、邱昌渭、張九如、章永成、朱惠清等。黃紹雄曾有競選副院長的企圖，後來知難而退，黃雖軍人，頗有政治家風度，是李宗仁的股肱，立法院倒陳運動時，有人懷疑他是幕後人，其實這倒冤枉了他。就他本人而論，他倒是富於社會改革思想的，在他治浙十年中，會很想一行他的理想，然而，在他手裏建立起來的地方武力，被解放了，在他手裏培植出來的政治幹部，死的死（賀揚靈），散的散，甚至有些跑到共產黨那裏去了。在他當然有心幫李宗仁造一個新局面，然而恐怕時勢如斯，力不從心矣。

這一派中，掀風作浪者，還是邱昌渭、章永成輩，他們氣餒之盛，風頭之健，自國民大會以來未衰。不過，此中人物，「客串」者多，如朱惠清、張九如等，都是臨時加入李的助選團，所以在立法院中，未敢明目張膽豎起旗幟來。

朱家驊系

在國民黨內，朱家驊一系始終與CC打對台，青年團併入黨內時

（同日申報）的動態里探索，而認為「豫西又在醞釀一場大戰」（二十六日東南日報）藉此，記者願意再和讀者諸君說明另一件事。就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有一年，大後方曾經突然的來過這樣傳說：日軍退出桂林，廣州，南昌，福州。某一家報紙居然以全六行的頭條特欄，標出「最後勝利來臨」的大字，若有其事的說什麼「層奉軍委會通報，明晨九時全市懸旗誌慶」，那正是黔桂告急，和影幢幢之頃，人們也會以「和平退軍」為題，作為談助。

三 喜劇與悲劇

當然，歷史不會重演，今天的主客觀條件，也絕非抗日戰事時期的一切所可倫比；特別是在翁文灝院長書告國民「明辨是非共赴國難」，前行政院長張岳軍認為「和談絕不可能」（大公報昆明二十七日專電）以後，政局已告澄清，記者絕無意思要把全國人民欣慶的井保解團認作「實戰演習」，把全國人民盼念中的襄洛光復認作「和平退軍」，記者的意思，不過是要在這舉國上下一致號召總體戰，不計城鎮得失的時候，藉井，保，襄，洛，這華北華中的幾次戰果，體認敵我有生力量的消長而已。

根據外國報紙的看法，東北方面，中共控制的區域是百分之九十，華北方面是百分之八十，華中方面，在最近的開封——黃泛——兗州戰役之前，國共實力的對比是五〇——五〇兩平，而現在的比率

，朱曾圖拉攏之以自重，所以朱系自此也與青年團份子接近。此中人物，有傅斯年、王啓江、汪少倫等。其實，這派中人，都是教文界人士，多數並不熱心於政治活動。如傅斯年，一味書生本色，可以「狂狷」二字去形容他，也就是說，是「有所不爲」的人，他平時討厭女代表們的喋喋不休，也輕視淺薄之流，所以如果他當立法院會的主席，他將不待會場秩序混亂而先自己不耐得咆哮起來。

原來朱系與青年團的（還加入李派的謀士）聯合下，想抬出一個第三者來造成自己的勢力，他們認爲這才是使「現狀」翻身的辦法。所以在國大期間，他們想抬出胡適來競選總統，因爲祇有胡適或可以與蔣委員長對抗。胡適知道了他們預謀的目的所在，幸未接受。此次立法院副院長，他們又圖如法泡製，但事爲胡適所悉，所以替傅斯年作主，拒絕競選。這是政潮中一個閃爍的火花，在此也可以看出他們「反對派」的苦悶，就是說他們想變一變現狀，然而自己囊中無人，所以不得不借重第三者，以圖在其掩護下一展身手。

劉不同等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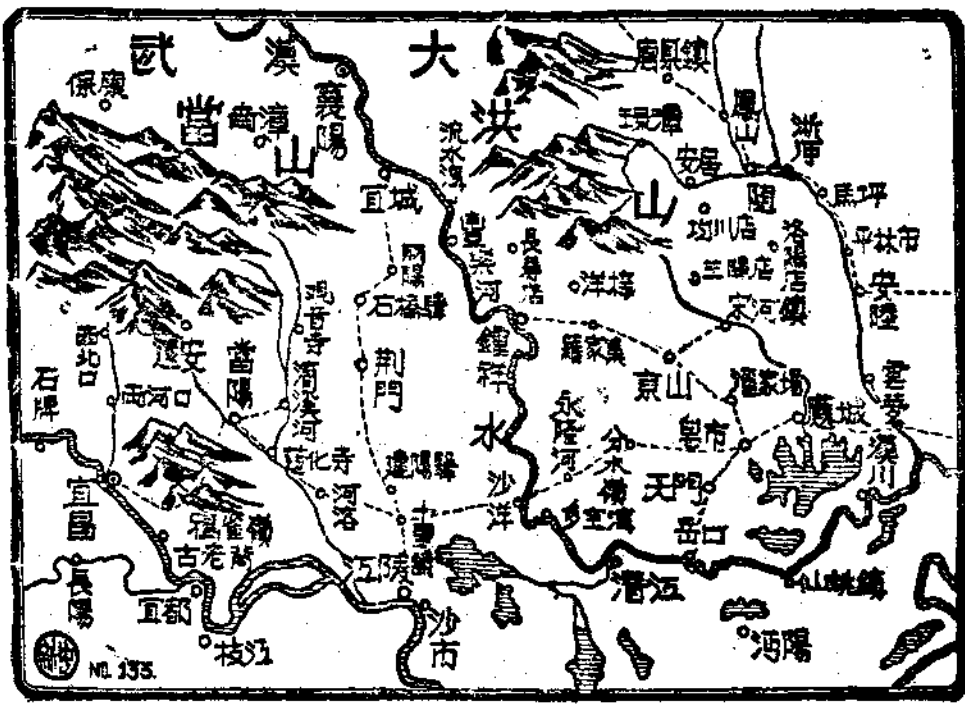
除了以上比較顯明的派系之外

，還有范予遂劉不同自成一系，即所謂自由主義者，我們在這裏，必須一述這劉不同，劉是金陵大學的教授，是與黃宇人齊名的「大砲」之一，他是老立法委員，他與范予遂曾合辦一個刊物，叫「新生」，屢作駭人聽聞的言論，對國民黨早有革新之論，他特別對於社會財富之重分配最具熱忱，最近，他在立法院就開了一大砲，徵收財產稅，他的勇氣和魄力是可佩服的。

此外，還有北方的立委們，素有一個聯誼性的組織，又因北方烽火遍地，他們的利害是一致的，所以無形團結起來，這裏包括了杜光垣、武和軒、張潛華、王憲生等北方與東北人士。還有，在立法院內，有資本家和資本家的代言人，他們在個人利害上，有時也會結在一

起，當然這是一股「保守勢力」。這裏包括了穆嘉銘、劉航琛、陳光甫、李燾塵，以及楊管北、駱清華等。

最後，我所說的「反對派」，當然是面對於「政府派」而言，所謂「政府派」非本文範圍，恕不再述。



鄂北戰區地圖

則已跌落到四五——五五。（見七月十日密勒氏評論報上海版）開封戰鬥中被擊毀的美式武器直接的替對手裝備好一個機械化師，立時投入前線；鄂北會戰，在樊城損失了中央五千萬億的現鈔，在襄陽覆滅了康兆民全軍。蘇北地方軍隊雖然克復了微山湖畔的豐縣沛縣，可是退去的對手結緊在豫東皖北的永城，涇陽，宿縣，正以犄角之勢，伺隙徐州，吳化文部大汶口轉進以後，從兗州北上的陳毅正佈陣於張夏界首一線，正以縱深配備，求逞濟南。事實證實了記者上期的預測太原對手志未必得，聶榮臻也攻打保晉，并徐傳來的幾乎是一片清靜。楚漢春將軍且提出所謂「游動控制面」的一機動戰術，且不管在定與徐水吃過虧的傅部健兒是否從此能學乖了，再受過去日本點線守備戰術訓練的影響，即以所謂控制面來說，假如密勒氏評論報的估計不錯，那麼我們卻不得不由於這面的狹隘而引起對整個戰局前途的疑慮。可是，北方的大局卻偏生已由激盪進入清剿而行即歸入綏靖了，跟着而來的豈不正是天下太平了麼？

還是讓我們轉眼向長江吧！來日不久，徐州濟南大戰之後，江漢便無事日了。你看，蔣總統莫千山避暑的前夕，召見華中勳總白崇禧，鬥雞開何應欽的官邸隨着將星雲集，這一切與其說是政治的，還不如說是軍事的。保并解圍的喜劇發展，正加重江漢河谷的悲劇效果，那只是一個沒有戰事的戰爭而已。

和謠的來龍去脈

劉易



謠言之來

近來香港政治圈中，盛傳國內即將發生「政變」。

從表面上看，這是上月京滬所傳「政變」之謠的餘波，因上月開封陷落，蔣總統匆匆飛離南京，京滬一帶隨即傳出發生「第二西安事變」的謠言。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字林西報公然發表「請×下野」的評論（一個美國人寫的），「政變」之說，益形囂張，二十五日乃有上海市場之軒然大波，而造成前所未有的六月漲風。不用說，謠言很快就到了香港。但在香港却不是把它當「謠言」看待，而是當作一件「可能的」事情來分析，討論，不僅探討了「謠言」的來源和內容，而且在估計它可能發生的時間，討論應「變」的方針。

所謂「政變」，據「謠

言」所傳，就是當今出洋或請假，而由李宗仁上台。這與香港的看法並無二致。半年以來，美方斷然支持李宗仁及其他地方勢力，在香港已認為是公開的祕密，毋庸置疑的鐵的事實。所以「政變」也必然由美方導演，沒有第二個背景。香港方面一向認為國內政治遲早必有變異，問題只在李宗仁的做法如何？以及所謂「政變」具有何種性質。

何以在香港會把「謠言」當成「可能發生」的事實來加以關切呢？當然，那些關心的人們自有其各種各樣的論據。

從美國做法說起

話從美國說起。據說美國人對中國局勢的態度，一方面是積極參預，一方面又感到若干幻滅。他們的基本政策雖然始終未變，做法上却早在去冬以來就已經多方面的另闢「途徑」，最明顯

的一件大事，就是支持李宗仁的競選，為相繼改革中國政治佈下一顆重要的棋子。其次是讓何應欽氏回國，支持他取得行憲內閣的國防部長，使李、白、何形成一條陣線，樹立軍事政治上有一「強大」號召力量的中心。第三是在政治、黨務方面培植新的勢力，鼓勵「自由主義者」與「民主分子」成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立院「革新派」之類的組織，以為革新政治的資本，打擊國民黨內的「頑固」勢力，第四是在軍事上採取培植新軍與重視地方軍的平行主義，一面積極援助訓練美式新軍，以代替「腐敗」的舊有系統，一面裝備西北西南的地方軍隊，使成為戰場上的主要力量。第五是經濟方面，確定以華南、台灣為「建設」基地，並嚴格監督美援的使用，在這一種做法之下，美國可以直接地全面掌握中國之一切，而不再需要通

過最高一人。同時，對於「人」的選擇運用，隨時可以伸縮，而不必拘於一格。但是究竟有何為證呢？據說除了支持李、何上台，策動「社經研究會」成立等等之外，還有幾件「衆所周知」的事實，其一是立院「革新派」的一再「出言不遜」，攻擊最高當局，完全是由於美國人從後撐腰的緣故，否則他們「不敢」，不然就難免遭逢「不堪設想的後果」。其二，是南北盛傳「史迪威路線」過去沒有實現，而今天却切實執行了。所謂「史迪威路線」就是抗日期間史迪威將軍主張以美國軍火直接裝配抗戰部隊（在當時指共軍），而不必經過中國政府之手。這辦法現在已用於傳作義，李品仙，馬鴻逵，馬步青等地方軍隊。香港有個傳說，謂上月底的西安會議中，當今會面斥馬氏將領：「你們為什麼不問我的同意，就擅自跟美方大員談判？」指的就是直接裝備軍隊一事。其三，是台灣的訓練新軍，美方人員會藉口訓練尚未純熟，一再拒絕調往前

線；實際他們是為孫立人培養資本，為將來建立新的軍事系統之用。

上面的所謂「根據」，果然就是行將發生「政變」的證明嗎？是又不盡然。有人說：如果上述所傳，則美國可以策動「政變」，也可以根本不要什麼「政變」。

蛛絲馬跡

另外還有一些事實或迹象，是這次謠言發生的根據以及使香港人士將謠言當作「可能發生」的事實來分析探討的原因。

美國人的「不負責任的言論」，常常是離奇古怪，手筆「驚人」的。開封陷落的前夕（六月十八日），紐約先驅論壇報突然發表一篇社論，其內容比上海字林西報的社論還要激烈，而美國官方的「新聞處」（人所共知的國務院宣傳機關）也居然為之「推波助瀾」，把全文一字不漏的向全世界廣播。這樣就不能不使人認為美國政府的態度已經公開地表示「如此這般」了，「政變」之說，還有什麼可疑！按先驅論壇報最露骨的話

莫過於下面兩節：「最激烈之步驟莫過於蔣委員長辭職，讓位於副總統李宗仁」，或者「以其現行權力移交與蔣時緊急內閣（即蔣內閣）」，此外是滿紙指責的語句，謂當今的「威信已與日俱減，為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

開封陷後，立法院的一場質問與責難，也使謠言獲得根據。六月二十四日，何應欽部長在立法院秘密會議席上報告，除說明開封陷落的責任與他無關之外，還列舉國共兩軍實力消長的數字，據說：目前華北國軍與共方人數之比為一比七，在東北則為一比三。華中則保持了平衡。（合衆社六月二十四日南京專電）何氏報告，不啻在立法院投下一顆炸彈。「革新派」立委借題發揮，竟對最高當局大肆攻擊，咸認「認爲吃敗仗的主要原因，一是×直接指揮前線軍隊作戰，甚至團的單位亦由×越級指揮」（合衆社）。據說何之如此坦率報告，而且讓報告內容在第二天的新民報上披露出來，適與先驅論壇報

的言論相應和，是美方策動的步驟之一，是「逼宮」的一種前奏。

在這之前，「革新派」立委早已開始對最高當局的攻擊，據合衆社南京六月十四日專電說：「兩天來都在無情抨擊翁文灝的立法院，今天已轉過來抨擊×，黃宇人和劉不同兩立委在抨擊到了極點的時候，以×爲間接目標。黃說：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與外交政策都操在一個人手裏。我們必須要求他把這個權柄移交給人民，這局面必須改革。」凡此種種，都使香港的敏感人物以爲中國內部的「苦迭打」是快了。

李宗仁夫婦在蔣總統飛往西安期間，忽然飛到北平。於是李「逃」出南京的謠言也隨之而起。李到北平之後，又說那裏是最好的建都之所。敏感的人從這句話裏也看出了某種政治意味，爰自李獲選以來，外間就盛傳他的「行動已不自由」，現在突然而去，就給揣測者找到了另一個「根據」。此外還有人傳出：李在南京一再

對人表示：「這個仗還能打下去嗎」。彷彿李是主「和」的人物。

最使香港激動的，是一位潛居內地的在野黨領袖托人帶來的一句口信，他希望他的同仁：「萬一南京有什麼變動，先不要輕作表示」，這句話是非常有力的，香港人對「可能發生」的所謂「政變」預作探究，就是因這句話而起。

假定？幻想？

有人是這樣假定，所謂「政變」就是李宗仁上台（相負責任）。李的作法，第一步可能是恢復「和談」，第二步是根據「憲法」宣佈若干「民主」措施，如承認民盟等黨派爲合法政黨。此外，北方交給傅作義，並與中共劃地而守，早已成爲定局，南方則交給李濟琛，以求「安定」，龍雲重返雲南，也有可能。這麼一來，中共以外的在野的「民主陣營」就可能發生一陣「混亂」，甚至局部「分裂」。「和談」提出之後，不一定成爲事實，但可以作爲一種

策略發展爲政治攻勢，這也首先會影響到各黨派的「聯合戰線」。香港有些人就是在這樣的假定之下，來研究應付的態度和方策。

就記者所知，認真去研究，推測這種將來事件的人是不多的。一般人不過隨便談談。比較「死心」的一派人，以爲問題的核心在推想中的「政變」是什麼性質，他們以爲澈底革新與無條件求和式的「政變」是不會出現的，因爲那不是「無條件投降」便是一百八十度大轉灣的變質，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如果所謂「政變」只是誰去誰來，誰下台誰上台的問題，則事情的本質並

沒有變，「和談」云云只能是一種策略或攻勢。此時此地，共軍仍然會徹底打下去。既然在打，則別的黨派縱使恢復「合法」地位，也決沒有胆子上南京去。「民主陣營」未必因此「分裂」，即使有人想去，也不會有人「挽留」。而最後還是憑軍事去解決一切。

其實，謠言還有一個根據，就是對「和談」還多少抱有一點主觀願望的人士的希冀。這些人在香港自然是少數，他們的願望，通常是「幻想」不會所爲事實，他們還沒有成有力的推究。

邵毓麟組織愛妻會

挺光

蘇聯新任駐華大使羅申是蘇聯外交官中最爲國人所熟知的。其爲人嗜談諧，與一般蘇聯外交官的鐵齒鋼牙，截然不同。在抗戰期中，潘友新任大使時，羅申爲武官。陪都枇杷山上（蘇聯大使館所在地）座客常滿。某日外交部高級官員被邀赴宴，酒過數巡，賓主苦乏話題。時外交部情報司長邵毓麟，忽提議創立「國際怕老婆會」亦名「第五國際」，以爲美談。

中蘇爲核心，加強盟國合作，擴大國際響應。在座賓客，對使一致鼓掌通過。是時，羅申突起立發言說：「我對此會絕對擁護，但怕老婆會名稱不雅，對內難以掩護，對外不足號召，不如改爲「愛妻會」如何？」座客均以羅將軍之提議，含有高妙戰略作用，全體稱善，當推邵可長首任會長，潘大使爲名譽會長，羅申將軍爲實際負責會務的總書記，一時傳爲美談。

西子湖濱軍警衝突內幕

起因是陳儀主席的汽車司機肇禍，士無從交涉，遠怒崗警王甫生

七月二日

十三日西子湖濱發生驚人慘案一起，大衙小巷傳遍了這不幸的消息，以後人心惶惶，英士街口柏油馬路上被一堆破簾子，掩蓋着一具鮮血淋漓的屍體，杭州飯店門首馬路上，行人佇足而觀者數在千人以上。

因——二十二日正午有某部士兵三名，至官巷口向二分局崗警詢問去大世界方向，適有〇五——一〇〇〇陳主席的汽車由省政府駛來，司機見士兵站立路中即以手自車廂內伸出推了兵士一下，車即疾馳而過，兵士被推後甚表氣憤，當場向交通警章道清質問，爲什麼不開紅燈，惱羞成怒，並立即要求將汽車追回扣留，後雙方發生口角，三士兵即將崗亭玻璃打破，並將將士兵帶

局轉送憲兵隊詢問了事，以上是此次慘劇的起因。

飛來橫禍——三士兵經憲兵隊釋放後二十三日一時半官巷口突有大批便衣軍人，總數約六十餘人，手執木棒，短刀及手榴彈等至湖濱第一公園，時有第二分局警員毛鴻高值勤乃被包圍毆打。右臂部連中二刀，全身被棍擊傷，當時毛即昏倒墜地。某部士兵圍毆後即沿湖濱公園呼嘯而去，剛到英士街口，又遇二分局警員孫益林坐人力車經過該地，彼等又不分皂白蜂擁而上。孫見勢不佳，即下車逃入滄州飯店。彼等誤孫爲通風報告即追入飯店內。將孫拖出，一時拳足交加，右下腹被刺刀猛戮，路人不忍，將孫扶至人力車上即送醫院診治，因流血過多不幸慘斃，孫死後仍騎人力車上，彼等並將屍首推下，倒在杭州飯店門口。這一次不幸的慘案發生後，二分局全體警員極爲憤慨，預備出動反擊並立電告憲兵隊，保安司令部暨總局一面將各地警員撤回全體更換便衣，荷槍實彈散佈該分局要道。直至三時四十分總局周局長令各分局切勿輕舉妄動靜候合理解決。傷者毛鴻高由憲兵營及保安司令部派員乘吉普車至出事地點經向某部士兵婉商後車送省立醫院，因流血已二小時之久，現已注

射補血針迄今未脫險境，死者陳屍行人道，杭州飯店門一時佇足而觀者數在千計，某部士兵仍散立湖濱未去，供應局爲防止慘劇擴大，乃派大卡車兩輛至湖濱將彼等載運到城站，以便搭火車離杭。

警員憤怒——此事被一、二、三分局全體警員得悉認爲以如此光天化日之下，堂堂省會所在而任人公然殺害警員，痛感生命之無保障，乃在三時許全體罷崗，並齊集到總局大禮堂要求周局長公開答覆，候至五時許，周局長始由醫院回局報告向供應局包副局長交涉要求五點：一、嚴懲兇手；二、撫卹。三、賠償傷者之醫藥費。四、保證以後不得發生同樣事件。五、鄭重道歉，最後周局長以悲慘的口吻說：「弟兄們這次我們沒有錯，絕

對沒有錯。……」同時，周局長召集警員訓話略謂：「此事故政府自有公平解決，希同仁切勿小不忍而亂大謀，」又謂：「事先臨平警局長曾有電告知，但因未料有此大禍。言下不勝愧嘆，此時有一警員反駁說：局長事先既知，何以不事先預防等語後，二分局警員羣憤激，全體往警總局請願，同時各分局紛紛響應要求三點：一、主管當局應保障各警員之生命。二、死者應從優撫卹並予厚殮。三、嚴懲兇手。

再度鎮壓——此時湖濱路一帶商店均紛紛停業，各分局及分駐所，人民訴訟案件形成不受理狀態，交通之人維持街頭巷尾議論紛紛，各警員因未得妥領，即便裝遊行，二百餘人列隊至省府請願，在省府門口高喊口號，並用粉筆在省府門首寫

劉建緒捨不得福建

公孫鵬

福建古稱八閩，爲蠻荒瘴癘之區，文化發展較遲，在中國政治史上，一向不會居於領導地位，所以不甚爲國人所注意；而傑出的人才，又不及中原之多，且很少從事政治上的運籌，故自有史以來，它就永遠被外省人統治着。

誰都知道，陳儀主閩七年，把福建弄得險些焦頭爛額；劉建緒主政七年，又演其天災人禍，民不聊生。這原因，很簡單的，是中國的特產「官僚」作祟，難怪乎陳儀臨走之前，閩人高喊「閩人治閩」，今天這口號又在各省易長之聲中高唱入雲了。

然而，劉建緒到底是乖巧的，他看清了陳儀被逐的原因，在一陣暴風之後，爲了適應環境，爲了保持地位，以其一貫「以變應變」的策略來防守；同時，他自

下：「打倒周康」；「要求懲兇」；「要求主席給我們保障」；「要求主席合理解決」；「我們爲死難者復仇」……等標語數百條，相持約十分鐘即轉中山南路至保安司令部請願，陳主席聞悉電周局長轉告各分局長迅即勸令所屬如發生事故唯各局負責。至于被毆慘死的警員孫益林於五時十分由二分局會同杭地檢處驗屍後，由警員捐助購買壽衣，化費五千八百萬元棺木一億一千萬當夜入殮，抬至寶石山莊寄厝。按死者警員孫益林，杭州人年三十四歲，住大東門威甯巷五十四號，家中還有六十四歲之白髮老母暨哥嫂弟媳，以及未滿二足歲之嬰孩，合家七口悉賴一人維持，家屬聞耗均到二分局哭訴，聞之令人酸鼻。

甚重，當由人送市民醫院診治，另有少數警警在開元路金門大戲院外亦遭波及，內部搗毀，損失頗重。雙方談判——事後九輪，老大綸王陳兩經理會同義警第一大隊馬兼隊長及大隊附孫繼書，至總局，向周局長陳訴事件發生經過，當由周局長口頭表示一切損失及醫藥費由局方賠償，並慰勉警察與義警同屬一系，切勿意氣用事，對所提懲兇賠償道款三點要求當予接受。

緊急會議——杭市綢布百貨業職工聯誼會聞悉，以會員無辜被毆，乃於夜間九時許召開臨時會員緊急會議，決議推派代表慰問王致和，並定二十四日上午九時許會同老大綸網莊向警察局交涉。當夜九時卅分，市參議會特召開臨時治安會議，請治安負責人出席報告兩大事件經過，到參議員三十多人，省保安司令部王副司令，周市長周局長等多人作簡單報告，但無具體解決辦法，憲兵隊及保安司令部同時並出動大隊軍憲巡邏市區，並在各交通要道密佈崗位，必要時當斷絕交通戒嚴。

誰的責任——此次不幸事件之發生究竟是誰的責任？市民都希望當局能有明白表示，當記者發稿時止，聞衢州綏靖司令湯恩伯氏向各方表示，此案發生，須追究責任並嚴懲兇手。

已也深深地感覺到：「今日政治不良的癥結，仍在多數官吏，腐敗作風，不負責任，損失民心。」非大大地革新一下不可。於是這次全省民衆組訓會中通過了一個「福建省政治改革新方案」，要把福建省重新改造過來。

這個方案，訂得頗爲詳盡，在這千瘡百孔的今日，確是一針強有力的強心劑。因爲文太長，不能俱錄，這裏僅錄其綱目，自亦可見一斑了。

(一) 目標——爲實現三民主義適應戰亂需要，必須迅速澈底革新官方作風，發揚革命精神，培養新生力量，以教育幹部，組訓民衆爲入手途徑，尤以實現生產、自治、自衛三大任務爲中心目標，尤着重於發揚簡政，便民，利國之效用。

(二) 改革要領——甲，喚起民衆，組織民衆；乙，改革農地，增加生產；丙，統一領導，集中力量；丁，統一思想，改造幹部；戊，改變作風，實事求是；己，協同合作，團結軍民。

(三) 領導——甲，加強政治領導；乙，建立民主集權制；丙，統一領導；丁，分級負責；戊，分層負責；己，靈活機構；庚，改革領導方式；辛，經常檢討；壬，整頓紀律；癸，尊重輿論。

(四) 幹部——甲，改訂選擇幹部標準；乙，從多方面發現幹部選擇幹部；丙，革新幹部教育；丁，安定幹部生活；戊，積極提拔幹部；己，選擇模範幹部

(五) 組訓——甲，加強政治宣傳；乙，建立民衆組織；丙，改良民衆教育；丁，貫徹限租保佃政策；戊，發展各種合作社

這裏面特別強調：(一) 革除官僚作風，認清公僕責任；(二) 反對破壞推翻土地改革的封建勢力，嚴防偽裝的農民把持保農社，使農民用自己的團結力量，取得土地法所予的一切利益；(三) 打破各機關不顧全部的本位主義，和業務上的平均主義；(四) 從基層選舉農工幹部，從學校選舉文化幹部；(五) 令不虛出，令出必行；(六) 鼓勵輿論批評省政，揭發官僚份子，宣傳社會積鬱之氣；(七) 從工作中找刻苦耐勞而負責的幹部，從日常生活中選舉廉潔誠樸而有朝氣的幹部，在會議談話中選舉有思想敢說話的幹部，在危難中選舉有節氣有急智的幹部，在人民中選舉懂得人民心理長於組織宣傳和作戰的幹部；凡是具有卓識專長獨立特行幹部，不論其資格之限制；(八) 用三民主義訓練幹部；(九) 提高幹部待遇，省縣區鄉鎮幹部，一律按照中央所訂標準發薪；(十) 不宥派別成見；(十一) 推行保農合作所組織，以限租保佃。

從這一張方案看來，不僅堂皇，也的確週詳。如果能一一做到，那的確會收到良好的效果，而更無疑的，是一遍國中無有二

從祝紹周到董劍

林維漢



在省人治省呼

號高唱入雲的時勢下，在省省當主席的，如無特殊功績和關係，就無法反抗這個政治趨勢，而演出「歸去來兮」的局面，是勢所必然的一幕了。譽為「陝南王」倚賴漢中起家，主持陝政的祝紹周，終於在這股洪流衝擊下而告掛冠南返，去渡着「駕一葉之扁舟，品龍井而遨遊」的在野生

混。談起祝紹周，在民國廿七年担任川陝甘邊區警備司令時，他確有一種硬性的作風，秉着不怕惡勢力的信心，屠了作姦犯科的人民，鎮定了邊區的治安，形成了陝南的小康世界。雖則因此而得罪了不少的人，但在亂世憎恨土豪劣紳的心情

下，却博得了一般人的好評。民國三十三年初夏，中原戰爭剛結束，日寇兇饒逼臨陝西，政府雖先後更調蔣鼎文，熊斌來主陝政，終不能挽回岌岌可危的局面，於是祝氏因邊區德政喧嘩而拜命為陝西主席，初膺封疆時，原擬用他的滿腔熱誠，一股銳氣，大刀闊斧，轟轟烈烈，底幹他一番。然而由於環境的不良，惡勢力的阻撓，終於使這個有為有魄力的將軍俯首，而注定了他在陝西的命運，一轉往昔的作風，以致無政無績地被陝人逐回老家去。的確，四年四月零四天的主陝期中，假如祝氏仍能沿用着果敢，明智，不曲不撓的精神來與惡勢力相抗衡，我敢相信，他不但還在被人稱為「陝南王」，而且陝西救星

的冠冕，也會被人加上去的。然而他並不如此，在這四年中，他也學會了四面玲瓏的應付哲學，媚上壓下的官僚本色，以致遠離了政績的趨求，掀起了各次倒祝的暗流。「倒祝運動」是陝西省內人士，為了要求「陝人治陝」，并澄清陝省吏治，針對祝紹周主席的一個運動。當國民大會召開時，陝籍人士和學生即向國大請願，並在南京各通衢要道上，遍貼「打倒陝西貪官祝紹周」的標語，而「祝紹周貪污十大罪狀」的傳單，也便像秋天

者」，誰看了都會驚羨：福建政治已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了。我們知道，當前的中國，人心在那兒不斷的變，社會上的一切，也是在那兒不斷的變；並且很顯然的，變的情勢，已逐漸緊張，變的進步，已逐漸激急。張羣於將下行政院寶座的時候對大公報記者說的最不錯：「舉國人心，皆求新思變，國家政治，應該順應人心的要求，以變求通。」劉建緒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也在想變，因為變常常會得到通啊！今日福建的政治，的確需要變；劉建緒的作風變好了，福建的政治也隨之轉好。換言之，劉建緒要是肯下苦工夫，與拿出大魄力來，根據這個方案快幹硬幹下去，福建總會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灣的。

然而，由於劉建緒並非一個裏的落葉般滿城飛舞，儘管陝人的不滿祝氏，而中央是仍然任用，他的去職却另有原因。祝氏丟官的主要原因，遠者是他沒有把地方勢力加強組織予以適當的應用，及沒有把自己的政治幹部健全起來，配合「軍事戡亂」，忽略了真正「軍字號」的基礎，致使軍軍陷入不能展開的境地，反而日趨腐化，不堪一戰的緣故。今春宜川戰役後，整個渭北頓陷混亂，基層政治完全崩潰，鄉鎮保甲蕩然無存，地方官肆意搜括民財，棄道政務不顧。渭北一戰，實屬專員，放棄守土責任（孫宗復為祝主席得意幹部），鳳翔失敗，亦未聞有槍聲，使最高當局至為震怒，地方人士至感不滿，於是「倒祝運動」的同志們，更是振振有詞，告上御狀，六月二十三日及二十七日在西安由蔣總統親自主持的西北最高軍事會議中，陝西籍者，更趁祝氏在京未返的機緣，再告「失土失職的祝紹周」一狀，就在這會議上，決定了

陝西省府改組的方案。等祝主席返防時，會議結束，大勢已去，於是，祝氏才正式向中央呈辭，靜候中央改組的命令。

陝西雖然是一個省，但在地理形勢上，却分爲陝南，陝北，關中三個單位，在人事問題上無法統一，在軍事上，政府對陝西軍政的劃分是：馬鴻逵，馬鴻賓負責陝北，鄧錫侯負責陝南，關中由胡宗南親自指揮。陝西人在「大陝西主義」的號召下，便展開了與祝紹周不合作運動，尤其在「川人治川」，「湘川治湘」的局面形成後，地域政治局勢，所受之影響更大。六月下旬的軍事會議既已決定了改組方案，於是逐鹿寶座的陝西人士中，興起

了風起雲湧的明爭暗鬥，其中，據一般人認爲極有希望的，計有周伯敏，王宗山，閻麟徵三人，惟七月七日行政院第六次會議時居然通過——董劍改主陝西。所以當政府於七月八日明令發表「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應免本兼各職，而任命董劍爲陝西省政府主席」時不僅大出陝西人士意料之外，抑且使一切角逐陝西省主席諸公，都黯然失色。

祝紹周是仗警備邊區著有功勳而主陝政的，而董劍其人的來歷，又是怎樣的呢？

董劍是陝西長安縣人，現年四十七歲，是胡宗南最忠實的一位幹部，爲人沉默寡言，不擅詞令，講實際，能打仗，當他但任西安警備

工作時，勤謹謹慎，他既與地方人士處得很好，復得胡宗南的信任，因此，他仗著追隨胡將軍歷史的悠久及與西北的高級軍事幹部均有袍澤之誼，和各方父老關係融洽的優越條件，復由胡將軍推荐給總統，更

加他在西安軍事會議中對西北的總體戰有獨特的見解，蔣總統認爲這個第十八綏靖區司令官董劍，還不錯，於是返京後，便條諭翁內閣，要他發表董劍繼祝紹周爲省主席。這次改組，是適應軍事需要，企圖能堵住共軍的進攻，以確保陝西。據記者所悉，改組政府中的各廳處負責人，除原任民政廳長蔣堅忍調任省府秘書長外，其餘更調殊少，新入政治聲中，只譚亦常繼任

民政廳長一人（劉爲八十綏靖區參謀長），仍然原瓶取用。不知是董主席企圖慢慢換湯添藥呢？還是認爲舊屬尚佳？！

現在，新官也上任了，舊官也南返了，董氏身爲行憲後首任陝人治陝的主席，因之一般陝西人士均寄以莫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切實團結地方力量，配合軍事而有所作爲，最低限度要比前任要好，否則，不能好好地以新人作新政的幹一番，一旦退出皇城大樓，將永貽陝人治陝的笑柄。

至於祝紹周氏，已經回到故鄉杭州，無官一身輕，遨遊西湖，目前他個人的出處，尙未決定，大概將要休養一些時候罷！

中外獵奇

龍形怪物呼風喚雨

常壽縣白宜鄉第一保第七甲所轄張家山，於農曆六月初一日下午突發現一龍形龐大怪物，身長二丈餘，腰大盈圍，頭大如斗，高約一尺，紅冠彩身，首先呼見者爲一青年樵夫張某，繼呼左右鄰人往觀，均不敢近身，據年長者言：此爲神龍，並令鄉人頂禮作揖，旋而大雨傾盆，平地漲水三尺，該物忽搖頭擺尾，順江而下，俄狂風暴雨，歷一小時始息，致該地倒塌房屋數棟，淹沒禾田不少。

人面蜘蛛

在杭州某機關服務之劉崇禧，於七月廿七日晨在菜園內採取毛豆時，發現人面蜘蛛一隻，即予捕獲，全身綠色，八足纒纒，粗眉大眼，口鼻俱全，類似人面，聞劉君頗借生物學專家研究。海寧袁花鎮徐怡和醫園學徒楊某，於葡萄棚下捉獲碧玉色人面蜘蛛一隻，貌相清晰，與滬報所載初無二致，現由該園保養於一玻璃金魚瓶內。

汕頭市民大吃蛇肉

汕頭最近出現了一種新行業，

每日街上經常發現許多賣蛇人，手提蛇籠，沿街叫賣。而許多三月不知肉味的市民，因蛇價遠比豬牛肉價爲低，所以紛紛向他們購買，通常每條二三十斤的蛇，售價只十五元至二十萬元，但豬肉一斤便要二十七元了，由於蛇的銷路好，捕蛇的人便慢慢多起來，有遠從饒平，豐順等山搜捕來汕頭市的，現在汕頭吃蛇人，已不只是從前的富商巨賈，一班貧民們也吃得起了，許多人用以煎粥飯，或則以之煮湯，炒生菓，不像過去富戶那樣講究。

瀾滄邊地墮胎風盛

瀾滄邊地是熱帶，常年如夏，搥夷少女個個多情，加以父母

對他們不加管束，因此她們的生活是非常的自由和放縱，有些搥夷婦女常有一年內換三四個丈夫，四五個月間兩水下地，正是插種稻子，需要男工的時候，他們便招養一個丈夫，稻子收割了，便又離婚，重找她的對象。由於女子不願撫養孩子而消耗她寶貴的青春，更不願受生產的痛苦，因此墮胎之風極流行，墮胎的藥物學也特別發達，常墮胎的女子的生育是很困難的，這就是搥夷區人口稀少的原因，他們的家族非常的小，普通所謂「五口之家」，在這裏是很少見。

安南姑娘

在安南的城市裏，街頭的小販，商店裏的店員，都是由女性來擔任的，而在農村裏，下田工作，替人家去做短工的，以及在水面上駕着一葉小舟，裝着食物來去販賣的，也多數是女性。和安南小姐們結婚手續是很簡便的，費用也極廉，少不了的是一餐歡宴酒席。至於聘金，似乎不是婚姻中的必要條件。結婚以後，若是不負責任，可以寄居在外家，丈人伯伯也決不斤斤權衡的要你津貼；而且丈人家裏分家產的時候，女婿也還可以得一份。在安南的華僑，有十分之六七愛娶安南小姐；因爲在便宜而外，還所以在事業上獲得許多的幫助。

抗日宿將吳履遜被捕案 何范

最近廣東省第五區行政

委員兼清剿區司令喻英奇，在汕頭誘捕巨紳吳履遜，在潮汕掀起巨大的波瀾，迅速地傳播到廣州來，又掀起了「倒喻」運動了。

吳履遜為廣東揭陽人，係一退職軍官，當一二八淞滬之役，那時吳在十九路軍中任上校營長，隸屬於翁照垣部。聞吳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步兵科，娶有日婦，琴瑟敦篤，因為民族之職，吳乃遣婦歸國，其理智的嚴明，向為知者所稱道。在抗戰期中，曾任旅長，協助華振中將軍捍衛潮汕，頗著勞績。於勝利後退職，息影家鄉，由於過去對國家的功績，受到潮州人民的信仰，對於他的意見，往往發生巨大作用。偏逢個性倔強的喻英奇，一切固執已見，遂似兩雄並立，衝突乃不可避免了。

吳對喻氏行政不滿，憑其身份與個性，毫不避諱，

二個月前，在中央酒樓的筵席上，當面指責，使喻氏面

子過不下去。

逮捕的事件發生於七月十一日，時適係喻氏由省返防後的第三天，故有人推測此次事件，係喻氏早經在省決定，且或已請准有關當局者。又在逮捕前一日，喻氏在招待汕市各報社長及總編輯席中，亦曾作暗示性演說，希望各報對每一發生事件，皆要慎審報導，不能歪曲。及至翌日，喻氏應翁照垣出洋返汕歡宴，議設永平酒樓，時吳履遜及其他汕市達官聞人皆多在座，酒至中巡，喻與吳雙方言語不合，喻氏起身先行告退。不滿一小時，大隊憲警已持手令圍上，當庭將吳扣押，並即以專車解回潮安清剿部，事發時，座上嘉賓莫不大驚失色，席散後，翁氏為體面計，會借三數友好趕往潮安，擬晤喻氏，代吳緩頰，但未獲

准。

吳氏被捕後，潮汕社會立為之波動，傳說紛紛，潮汕各報對此事則均保留評論，所刊新聞，亦一律係以「官定配給」者為準，不加按語，按文直登，該消息係由清剿部發出，原文如次：

「清剿部以失意軍人吳履遜回籍後不安本份，妄自誇大，橫行市井欺壓民衆，不作為官任職，居然干預地方政治，阻撓政令，操縱把持，無所不用其極，本部成立伊始，厲行肅貪及抑制強豪，以爲收攬民心清剿匪類之際，即多方據報該吳履遜罪行昭著，本部司令官，不忍不教而誅，屢加勸告，猶冀其改正，詎該吳履遜強豪已慣，毫無悔改，近更言論謾謔，阻撓戡亂工作，勾結不良份子，圖謀不軌，故不能再事姑息，坐長地方禍患，現經將之扣留查辦，當從嚴偵訊，處以應得之罪，我潮汕人

士及民衆，平日在其淫威壓制之下，因而附從或對兇者，係一時迫於權勢，當不株連追究，倘有被害者，准列舉事實，予以秉公受理」。

吳氏被捕入獄一週後，才開始在廣州播出了一些倒喻的呼聲，主持這一「倒喻」工作的，表面上是最近獲選省參會副議長陳述經，但實際在幕後活動的，則是汕市參議長陳偉烈，說到陳偉烈，他和吳案是有着一重案中的關連的。

陳偉烈他是汕市的民意機關首長，同時亦是國民黨市黨部的書記長，可說是權重一時，他和吳履遜的交情很深，亦是吳系旗下台柱之一，去月他因和汕市第四區長陳夢渭發生糾紛，故發動區民代表罷免陳區長職，不料却被陳夢渭向清剿部反控他一狀，指說陳議長是地方上的「惡霸」，結果，喻氏接納了陳夢渭的控訴，下令保全他的區長職位，解散區民代表會，同時表示對陳那「惡霸」的罪名和事實將予澈辦。陳議長爲了不吃眼前虧，遂於月初轉潮汕早稻失敗

，赴省爲民請願爲名，至省垣暫避風頭，不料他走後沒幾天，喻氏首先逮捕吳履遜，陳在省聞訊，一面是悚然失措，一面則是深自慶幸，但形勢發展已迫使他「有家歸不得」，於是便開始在省進行「倒喻」的活動，作爲吳氏的聲援。他首先便游說了陳述經，公開在報端指斥喻英奇的措施乖謬，孤行獨斷，胡作胡爲，濫行拘捕迫害士紳，並指說當喻氏抵任時，潮汕共軍人數只有數百，但喻來任半年後，現已增至萬餘。

現陳氏將以省參議會及省黨部的力量，聯同向喻攻擊，同時揚言團結旅滬旅港及南洋各地潮州同鄉會，一起發動倒喻，要求宋主任即將喻氏撤換，以平「輿情」。這一由外而內的攻勢，能否奏效而真將喻氏擊倒，現在還爲不可知之數，但這一事實却可證明「倒喻」運動，已確在堅決展開中了，廣州設署爲了不讓案情繼續惡化擴大，經已着令清剿部將吳案遷省訊辦，後情如何？尙未可逆料。

轟動華南的朱克勤案

華田



自宋子文主持華南軍政以來，很少有驚人的猛烈措施，或者

這是文人的作風吧，但，七月三日宋氏手令將國大代表，廣州市參議員朱克勤，扣留轉解法院訊辦，這的確是一鳴驚人，轟動整個廣州的案件，使市參會開緊急會議向綏署提出抗議，國大聯誼會開會議對付，革命團體護憲運動，並有人謀海員罷工，藉以要挾。這個鏡頭的確相當的熱鬧。

朱克勤的罪狀

朱克勤的案子的原告人是誰，一說是航政局長盧逢泰，一說是航商，事實上這都有關係，並且事涉及綏署參謀長甘麗初，一般人推測，這次主控朱克勤的航商多是西江的，以為與彼等有鄉親關係，而為彼等幫忙，這自然是一種猜測，但朱之被押，乃由甘麗初簽呈的，這却是確事。

西江商人控告朱克勤是這案的主流，廣西省商聯會梧州分會會電呈有關方面說：「接粵、湘、川、滇、桂、黔六省各商行商小販代表團銜代電，略以航商朱克勤于本年

一月間組織疏濬三山峯兩半嶺促進會，藉疏河築壩之名逼勒加一抽收各江輪渡電船貨客水脚，既未呈准政府設立，復漫無期限濫收，苛擾行旅客商，加重社會人士負擔，殊屬非法已極，竊梧州為兩粵交通樞紐，上通滇黔，橫及湘川，商貨輻輳，梯航雲集，所有各商貨物之運輸，無不經三山峯兩半嶺航路，每月由穗運梧，由梧運穗之客商貨物被勒加收一成之疏河費，動輒幾千億元，以此抽征苛擾，各省之客商損失不堪設想，這件案子的大輪廓，由此便可明白了。

是護憲運動嗎？

市臨參會自朱案發生後，即開緊急會議，出席參議員羣向綏署攻擊，並要向中樞請求懲辦綏署主任，其熱烈之情緒有甚至攻擊任何問題，綜合討論，會決議：(一)廣州綏靖公署此次違法逮捕朱參議員，本會為保障人權，維護憲法，提出嚴重抗議，並將抗議書公告社會。(二)函立法院請保持司法獨立精神，不受外力影響，秉公迅速辦理本案，並准先行保釋候訊。又於五日參加國民黨紀念週後之黨政名流計市議長陸幼剛，省黨部副主委關自

想，市黨部主委高信，廿餘人前往看守所探視朱氏，分別向朱握手慰問，各名流對朱稱：「我等誓為抱不平，伸張正義，此次違法拘捕，無異毀滅憲法。朱大哥，你可安心休養，可當作總理蒙難一回看便了。」以孫總理而比朱可謂怪極！

黃鎮球的談話

拘朱案乃由宋主任批准，即此為綏署負責無疑，在宋請假時期自然由代理者負責，黃鎮球乃代理人，自然不能「推不知」或者將此事件隨便作私人談話之態度而且帶有不負責任之表示，但黃氏對黨團代表說：「朱克勤此次被扣前一日，甘參謀長將航政局長盧逢泰控告朱克勤卷宗簽呈三點向本人請示：(一)即停止疏河會工作。(二)澈查疏河會賬目。(三)扣辦朱克勤。余當表示第一第二兩點表示同意，第三點仍須考慮，及後宋主任又以此事召商，本人亦謂第一第二兩點可行，第三點須考慮，當時宋主任，即令將該案緩辦，三日上午盧逢泰偕航商數人又來綏署對本人談及該案，至事後辦理情形如何，本人一概不知，直至四日見本市各報載朱克勤被拘後轉押法院始悉。」黃氏這樣說法雖然很坦白，但有點那個了！

甘麗初表白內容

關於扣案的處理意見，在黃鎮球談話中，便可以看出他和甘麗初的意見不一致，而且黃否認會應允以其名義打電話與朱，說有要事商量要朱到綏署一談，他會表示須查研用他的名義的人，那，黃甘間顯然因此案而有了磨擦了。七月八日甘麗初對朱克勤案發表談話，乃針對一般的指責，可說是一種辯論，他說：「月來綏靖公署，迭接獲有關各方之呈控朱參議員違法征收疏河費，請予以處辦，此事誠事屬重大，當經宋主任再三考慮後，始決定拘解法院辦理，遂於昨日昨親下令交參謀處辦理，本人乃為秉承長官之命，于前(三)日由綏署軍法處傳訊朱參議員，因此事屬司法範圍，於二小時後即行送法院辦理，致外傳傳訊朱參議員時參謀處承辦人員，有假借黃副主任之名義，以電話傳訊。此非為故意之事實，誠恐通電話時，承辦人員之通知「奉主任命請朱參議員到綏署一談，為「黃主任」之誤傳也。」在各報紙猛烈宣傳中，朱克勤被保出獄了，各團體護憲的聲浪不絕於耳，但據一般明瞭朱案的人說，現在捧朱，實足以害朱，他經手那樣大的款項，其中當然有許多故事的，看吧！看這案件怎樣發展呢！

所謂進步自由主義份子大活躍

周一志等組新政黨

自從司徒雷登號召中國所謂進步自由主義份子團結之後，錢昌照段錫明等在北平組織了所謂「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羅夢册等在南京組織了所謂「中國民主主義協會」，在上海的所謂進步自由主義份子如立法委員周一志，莊淵世紀主編方秋章，前和平日報社長萬枚子；正言報編輯魯莽等，也相當活躍，曾在好幾個

月前，公開發表宣言，主張停戰，後來周一志辦了再造旬刊，方秋章也辦改造評論，宣傳他們所謂不流血革命，達成中國和平統一民主進步的主張。及至反美扶日運動高漲的時候，他們爲了爭取青年學生的信任，也極力支持這一運動，曾公開發表反扶日的意見書，並且被邀出席交大學生的公斷會等等。最近聽說這幾位所謂進

步自由主義份子，又要正式組織政黨了，這一政黨的名稱爲中國民主進步同盟，簡稱中盟。領導者爲周一志方秋章魯莽等。

其組織方式，將做效民盟的組織，除個人盟員外，將邀請人民黨中和黨（現改名爲中和社會黨）及少數學校政治性團體加入。據他們自己向人家表示，這一政黨將爲大規模的中國性政黨，但是一般人認爲他們與國民黨淵源甚深，中間性三個字頗成問題。而官方人士對他們却又不抱好感，認爲實際上不過顯官而已。

「大河北主義者」劉瑤章

李剛

北平市長最近忽然換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劉瑤章，大家多覺奇怪。其實劉瑤章這個人，北方並不生疏，他現任河北省參議會議長，在地方上很有名。而且因爲他是河北人，所以一般人的印象，總以爲他比山東人何思源更切實點。

說起劉在政治上的關係，當然便到提到所謂「大河北主義」者。這一個以「翼人治冀」爲口號的組合，自張繼死後，不但並未解體，反而格外擴張起來。張厲生

擢升爲行政院副院長，已爲他們增加不少聲勢，等到劉的新命發表，更使他們得到實際的地盤了。目前被公認爲「大河北主義」的領導人物：張厲生、孫連仲、王秉鈞、許惠東、劉瑤章、李培基等都在其內。楚溪春踏進了一隻脚，傅作義則居於「贊助人」地位，他們這些人背景各有不同，但同樣服膺於「大河北主義」。劉瑤章得以由民意代表一變而爲地方首長，正可從他的「同黨」中去尋出蛛絲馬跡。

事實上，在北平行轅撤銷以後，平津兩市即有易長的傳說，因爲傅作義絕不容許與極毫不相投的人物，滲雜在他們的陣營裏，何思源首當其衝，於是成了最先的犧牲品。至於劉瑤章的繼長平市，他並非傅作義推薦，而是「大河北主義」的人物密保的。劉傳聞的關係固然還不錯，但當劉新命發表以後，他向傅要求推薦幾位局長，遭傅打回票，劉一看滋味不對，恐怕幹不長，所以才有一度向中央請辭不就的

姿態。不過經張羣緩和，劉已準備東裝上任，當然對於傅是更靠緊了一步。

劉以不幹做姿態，固然主要是對傅，可是還一個因素，這便是經濟方面的，北平市庫的窮，說起來真不堪想像。據說從今年三月起迄今，每月要虧二千億，累積起來，東拉西扯，負債將近七八千億。如果劉要接任，他便設法去彌補這筆虧空，而且要想辦法從七月份起，維持這個破落戶的市府。自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此，劉不得翁相國那封「自當予以支持」的電文。他是不敢接事的，「有錢才好辦事」，本是天經地義。

北平市政府西華廳豪華的市長辦公室，這「寶座」上從勝利以來已經換過三位市長了。三位的作風，顯然不同。首任市長熊斌是一位老西北軍人，有傳統的官架，輕易不和老百姓接觸，對處理市政，也只是管管表面而已。何思源市長有着濃厚的外國作風，個性豪放，人緣好，應酬功夫高，官場上八面玲瓏，外國人對他的感

情尤其好。雖然十七年來始終在政治的漩渦裏打轉，並沒有完全埋沒掉他的真摯。肯努力肯幹是他的長處，一直到現在，市府裏許多同人都還在懷望着他。上任不久的劉瑤章，在他本人的生活歷程上說來，這次可以說是

一個劃時代的變化。五十二歲了，他做過報社的編輯，黨部的主任委員，參議會的議長；但沒作過官。正如他自己說的：「我雖然過去曾經在新聞界，在民意機關大膽的批評過現實政治，實際我並沒有半點行政的經驗。今後情形不同了，過去只是說，今後必須做。過去批評人，今後受人批評。有許多朋友說：『這是對你的一個考驗』，我承認。但是我

知道自己是禁不住考驗的」。

新市府立下了許多新規範。市長那怕是每天深夜才能睡覺，次日清晨七時前一定要起床。市府每天七時半的升旗，一定親自主持。朝會完畢，立即召集各局處長個作一簡短的檢討；今天的工作重心是什麼，施政有什

麼困難，都可以當時提出就便解決。八時半後並且召集各局處長個別談話。每星期二有市府會報，這一切至少表明了真正在幹！

他愛好鄉村裏誠實淳樸的老百姓，討厭都市裏無謂的應酬。勝利來他除了到南苑機場送過一次蔣總統以外，沒有第二次迎送過客人，也沒有請過客人。可是現在不同了，當了市長要再避免應酬就太講不通，然於他總認

爲整天在「人」的問題裏打轉轉，吃吃說說說說辦不了事的。所以能避免的無謂應酬，他儘可能的避免。

他認爲政府的施政，要人民力量和政府切實配合。最軟弱愚笨的政府是不容接受民意，敵視民意的。因此在他「上台」以後，報紙上連着就出現了幾天的巨幅啓事：一、瑤章奉命繼長北平市，深感責任艱鉅，除努力工作，用答各方期許外，尤

盼全體市民隨時提出消極批評或積極建議，藉資參考。二、市民如遇有急要事項，盼隨時與本人通電話（三局六一八七號）。三、市民如有必須面談事項，請先以電話約定時間，幾天來，每天都有十幾個市民打電話請他解決問題，有的用電話就答覆了，有的用書面函覆，親自登門拜訪的極少。

有人說：劉市長的官運不利。上台沒幾天，就出了

一件大事。七五慘劇發生，發動了全國，這是在他上台第五天發生的。慘案發生後雖然各方面沒有人對他有所指摘，但在爲地方父母官的情份上，已經給了他一個很大的打擊，減去他一些體重。

記得慘案發生的前一天，卸任的何市長對報紙的記者用着很輕鬆的口吻說過：「在市長任內乏善可陳，只是沒有鬧過米潮，沒有打死過學生也就足堪自慰了」。這

隨便的一句話，不幸竟而言中，新任蔣任不知都在生什麼感想。現在，何思源帶着太太飛到青島避暑去了，劉瑤章繼承了「寶座」，竟碰上這個泥坑。

市長的官邸原來是在西華廳，但他不情願享受得太豪華了。仍然住在南長街的簡陋的一所小合院裏。何市長以前乘坐的一部漂亮的汽車他也拒絕了，仍然在使用着那部黑色的破車子。

胡宗南這張王牌靈不靈

黃宗津

提起胡宗南，很多人認爲他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最有希望的將軍。的確，中央一向很器重他，廿六年便派他駐節西安，無限制的開支，無限的擴編，當時擁有五十萬配備優越的大軍。勝利來復，他又前進中原，駕臨洛陽受降。去年春季攻下延安，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可是，今春共軍捲土重來，南下涇渭，重獲延安，胡宗南部隊喪師失土，所屬第一軍軍長劉勘陣亡，這一仗打得確實太不像話，於是陝西國大代表在京控告他，而他也自請處分，赫赫威名，一落千丈，真是昔日威風，而今安在。胡宗南現年五十二歲，浙江孝

豐人，早年在浙江吳興師範學校畢業，原來準備當一輩子教書匠。後來以偶然之機緣，考入黃浦第一期，雖業時列爲優等生，因以沉潛刻苦，勇敢善戰，深得最高當局的倚畀，漸成黃埔同學之領導者，大有泰岳中鋒，羣山俯首之概。

在人們的想像中，胡宗南一定身材魁偉，氣宇昂軒，雄糾糾的武將，其實，他的身材相當矮小，舉止談吐也文雅，性情也不像一般軍人剛愎暴燥，但却很歡喜孤僻，甚至行跡也要保守秘密，去年有一次在南京小住，在極僻靜之郊外別墅，某記者往訪，使他大大吃驚，再三對該記者說：「今天會晤，如不登報，我們就是朋友，如果登報，

我們就是仇人。」

但有時正式招待記者，却是態度謙虛，不會動輒以軍事機密爲藉口，來賣「新聞關子」。在公事處理方面，胡將軍却有點矜伐自善。過去對陳修修也不大寬帳的，有一次在廣東，應陳氏之宴，陳氏發表意見，席上諸將領均唯唯否否，不敢論辯，惟他獨個人發言銳利，帶含譏刺，使陳氏很難堪。

以前，人們最關心的是胡宗南何以年逾不惑，猶影單身隻，尚無家室之好，傳測紛紛，事實上他早已有着對象，那就是十餘年前由戴笠介紹的一位賦友，去年春間結婚的新夫人葉霞翟女士。說到這位夫人，尤稱今日婦女並妓者。浙江松陽人，戰時留學美國奧比倫學院，獲得政治學博士

學位，返國復任教金陵大學，爲時三年，她所開講的「比較憲法」，「行政學」，「西洋政治史」，經常是滿座的，自從與胡將軍結婚後，才拋棄了她執教的生涯，成爲胡將軍營帷的理想賢內助了。據說胡宗南一向把握「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則，所以，對於陝西政治的措施，以及舉凡專員縣長等人事安排，他都妥當，因此難免引起一部份人的誤會，煩言叢起，說他是「一個吃飽了不扔碗的貪食者」。

現在，胡宗南仍重任西北軍事要職，最近奉命限期收復洛陽，但至今未見下文，這張美麗的支票，什麼時候才能兌現呢？胡宗南這張王牌靈不靈？大家都在滋疑着。

中國明星

第一輯目錄

白楊是怎樣走上銀幕的？……王 戎
 一個老實人——秦怡……劉 滄
 金曠明星周璇印象記……王 戎
 上官雲珠的半生……麥 彭
 甜姐兒黃宗英……王 戎
 從松花江上來的張瑞芳……王 戎
 「天下第一號」女英雄歐陽 莎菲……王 戎
 李麗華是怎樣成名的？……凌 波
 吳鶯鴻怎樣進入電影圈……凌 波
 重上銀幕的陳燕燕……凌 波
 十五歲就跳上舞台的孫景燊……凌 波

第二輯目錄

盧碧雲的人生和銀幕上……佚 名
 影劇變遷的羅蘭……佚 名
 丹鳳朝陽的王丹鳳……佚 名
 小島王熙春的浮鷗……永 生
 香島上的彗星——季禾子……御 雁
 「高加索姑娘」阮斐……北 雁
 湘女歐陽紅櫻……莊 嚴
 林彬從舞台到銀幕……佚 名
 蔣天流的成就……水 湘
 神秘的談談改變了……居 墨
 天堂春夢女主角——路明……陸 墨
 黃河別來無恙……佚 名

告 訴 你
 明星們的奮鬥經過
 告 訴 你
 明星們的日常生活

定價：每冊三十萬元
 出版者：新潮出版社
 通訊處：上海郵箱二四〇九號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四六六號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特准掛號第二六一二號

發行人：羣言雜誌社
 發行所：五洲書報社

（上海郵箱二一五八號）
 （金陵中路第二六六號）
 （上海南京路二二一七號）

全年五十二冊一千三百萬元
 半年二十六冊六百五十萬元



全國各埠公司商店均有出售

全風國行

風雨日晒 永不退色

RAINCOAT

雨衣

廠造製織染永雨新永

總發行所 上海成都路四六四號
 支店 上海林森中路九〇三號
 南京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二〇三號